周易劄記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菜覆勘

周易旁註卷二

下經

明 逸中立 撰

咸

咸者无心之感非无心也无私心者也程子曰中无主則无感不通是之謂虛一有所係則為意必固我之私而已非君子虛以受人之道也故張子曰

咸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
諸爻逐于動五墮于靜皆非虛以受人之道故不凶則
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
心无私係為光大待感而應為順如舜之居深山之中
是已

恒

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者剛故也人惟剛故能中故
能久故能同天地之不已卦惟二五為中九二剛中而

止曰悔亡者居柔故也至六五則曰夫子凶矣程子曰
宅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
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恒六爻不取應義惟貴于中蓋道者中而已矣中非聖
人不能也故六爻无善詞
初巽入故曰浚恒上動極故曰振恒浚恒不已必為振
恒學問之道循序而進要之于久而已

遯

遯二陰浸長未至于否而四陽在上勢亦可為君子委蛇其間行危言孫審機密謀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天下不至于否斯已矣蓋陰陽消長否泰循環亦氣數使然雖聖人不能力挽之也故曰小利貞曰畜臣妾吉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非盡屏小人而使之无所容也盡屏小人而與之爭勢一不勝則身與國並受其禍矣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士君子處亂世有可遯者有不可遯者有遯之以身者

有遯之以跡者可遯而遯之以身也易不可遯而遯之以跡也難初與上可遯者也初陰柔不能自斷故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上陽剛而元所係故曰肥遯无不利二五居君臣正合之位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二曰固志五曰正志君臣同心則小人不能間而亂可弭矣呂仲木曰密其謀非以為邪也社稷之基自此立隱其行非以阿黨也危亂之機自此消如是之遯不亦嘉乎三四居有位之地亦非可遯者也三比陰故曰係遯

四應陰故曰好遯蓋以陽剛之才與于小人之間足以離羣而自好撥亂而反之正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者也然其心亦良苦矣夫遯非一于去之之謂也可去則先見以避禍不可去則審機以維時若立乎人之本朝遇難而避臨危而思逃則萬世之罪人矣

九三曰畜臣妾吉畜止也臣妾二陰也初剛為臣二柔為妾二陰浸長勢不可決漸消其惡而使之不得肆所謂小利貞者如此故象曰不可大事也

九五六二先主之與孔明是已九三九四狄仁傑之仕唐是已

大壯

陽壯而陰將滅君子道長之時也然恃壯輕敵謀之不臧而小人得乘間以勝之矣故大壯多危詞

五以柔勝剛可以有悔而以陰居陽是能喪羊于易故无悔呂仲木云朱子解羊為五之壯程子解易為六之和當兩取也

王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晉

晉進也進以剛為躁進以柔為順六五以大明之主羣陰皆欲進而附之初未受命二始有位三為一卦之首與衆合志而進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也九四據非其位欲以間三陰之進初之摧二之愁以四也然而大明在上豈四之所能間乎故初二曰貞吉三曰悔亡而五

曰往吉无不利上九進而不已明將夷矣故曰晉其角
夫四之貞厲上之貞吝以剛故也然則處晉之道其惟
以順乎
呂仲木曰六二之貞吉司馬君實之于宣仁是已其愁
如者上疑六五之不斷下防九四之見害也上六之位
已崇可謂晉之于角矣惟伐邑自治其私雖危厲吉无
咎也然不知以盈滿自裁至是始自治以保位故又貞
吝斯夫子所謂道未光乎

明夷

明入地中明夷而明无所損利艱貞晦其明也正所以全其明也故曰明不可息也

上六居明夷之極為明夷之主不明而夷人之明者也故曰不明晦五近上而柔得中內難而能正其志者也故以箕子似之四以柔居柔與上同體是邪媚之小人得志于君者也故四不言明夷程子曰入于左腹其交深矣獲明夷之心奪其志也于出門庭斯行之于外也

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于外呂仲木謂
醫書心在左腹故左手切心脈夫以上六之晦而佐以
四六之小人君子能无傷乎故離之三爻皆曰明夷三
與上應則曰南狩得大首初最遠上則曰君子于行三
日不食剛而明故也六二居有位之地柔得中正以義
拯之拯以馬壯故疾緩則不可以有濟也故象曰六二
之吉順以則也順而不則則為六四之小人矣

文王為殷西伯以紂之命命將率遣成役以守衛中國及其囚于羑里歸而猶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整兵而誅諸侯之不道者所謂東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者也

人心本明與天同體无所不照晦者自有而自失之然其則不遠反之則是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聖人哀上六之失其初而欲使之自反也

上為紂五為箕子四為賁中惡來三為武王二為文王

初為伯夷太公蓋居內則為箕子居外則為文王徵則為伯夷太公時未至則為西伯時至則為武王

王輔嗣曰明夷為闇之主在于上六初最遠之故曰君子于行五最近之而難不能溺故謂之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三處明極而征至闇故曰南狩獲其大首也

又注曰初處卦始最遠于難絶跡匿形不由軌道故曰明夷于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

家人

家人以二女取象二四得正故利女貞然而刑于之化
在丈夫初閑于未變上信而有威齊家之道備矣二四
女正位乎內者也三五男正位乎外者也二柔中故曰
貞吉三過剛故曰悔厲然治家之道寧嚴勿瀆與其嘻
嘻也寧嗃嗃九五剛中居尊故曰假于有家假格也所
謂刑于寡妻是也四比而順之故能保有其富而大吉
吳幼清曰初上二爻以卦之始終取義下體在下之家
也以有家之臣而言三為夫二為婦上體在上之家也

以有天下之君而言五為王四為后不取遠應為配而取近比者家道尚親也

崔仲熙曰二曰在中饋則門庭之外非所履也元攸遂則壺飧之外非所與也夫死從子則後世臨朝莅政者皆亂道也是故君崩子幼擇賢宰而任之古之制也

睽

睽而必合者天地男女萬物皆然故六爻皆始睽而終合初四以元應而睽然以同德故合初見惡人四遇元

夫惡人讀如周鄭交惡之惡即四也二三五上以陰陽失位而睽三上居水火之極睽違尤甚然以相應故合二遇于巷五往于宗三有終上遇雨也蓋下體說上體明故能兩相求而遇不然下亢而上閽難乎有合矣二遇主于巷而象曰未失道也失道而遇容悅之事君非君子之道也

蹇

蹇之象言往而爻言來者其來也乃其所以往也二五

君臣相應有濟蹇之任非可求也九五以剛德之大人
身在險中而二之才不足以濟之盡瘁而往志可嘉矣
九三内卦之主陽剛當位為實為碩是内之所恃也五
下應二三遂來比四上二陰亦共依之與之同心協力
拯難夷險故五曰大蹇朋來而後蹇可濟矣夫六
爻之不可往者惟初耳其他見險而止度德而處以徐
圖拯救之道其來也乃其所以往也
崔仲鳧曰易象示人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

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于善耳故曰修德也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因事舒迫相已進退而酌成之已爾

解

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患難之生小人造之小人不去難根不除故小人解而難解矣六三據非其位為負且乘為狐為拇為隼在高墉之上六五柔中居尊九二以剛中佐之故得黃矢去三狐是為君子有解而小

人斯退聽也小人三也四以剛居柔比三不黨三解而二孚矣上居動極為解之成雖與三應而非其正故能射而獲之惟初柔而无位又應四剛以得剛柔之宜故无咎夫大難方夷君臣同心衆君子協力共去一小人小人去而難根除天下可永无患矣

隼言其貪殘拇言其附麗狼言其邪媚隱伏九二剛中能知其情故言田獲四近故言解上遠故言射

崔仲鳧曰雨在雷之下則澤行人動險之外則事濟難

去勢緩宜用平順无事而求功是又生難也故宜靜有事而苟止是乃養難也故宜速

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為足三在足下為拇

熊南沙曰易之成震動多矣今曰无不利者自坎而進于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器成而時至矣

李隆山曰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

損

損之成卦在三與上下本乾也損三益上而成兌故三
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受益之地非可損者也故曰弗
損益之三以損而得友上受三之損而得臣曰无家者
三忘私以徇上者也初二與三同體皆以益上為志故
初遄往以應四四損疾以應初二以弗損之益益五五
虛中以應二曰或益之者五比上上亦受下之益以益
五也然初曰酌損二曰征凶者何初之剛猶可損也二
以剛居柔非有餘也損之則全柔而成剥矣王輔嗣曰

剛為德長損之不可以為常也故彖曰損剛益柔有時
損下益上過則為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正已而
後物正故弗損乃所以為益也
十朋之龜爾雅曰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

益

益之成卦在四與初下本坤也損四益初而成震初受
大益當以大功居之然以在下必元吉而後元咎呂仲
木所謂言天下之大謀非為名也任天下之大事非利

已也四以益下為志中行告公何有不從利用為依遷國者四與初有往來依遷之象下自坤成震有國之象二與五中正相應上下同心交相益以益天下象謂中正有慶是已二曰或益之者二受五益比初而初亦益之也六三以陰居陽求益不充惟用凶事之道處之乃可无咎以誠以中而上信之矣有孚中行所謂用凶事也上九剛處益極不能益人而求益于人者也无厭之求人弗與之故凶蓋損已益人者人益之損人益已者

人損之謙能受益滿則招損初之元吉二之永貞三之用凶事其居益之道乎

呂仲木曰損六五虛中居尊樂取天下之善者也雖天且佑之矣況于人乎益六二虛中任事樂受天下之善者也雖天且通之矣況于他乎

熊南沙曰胡仲虎云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否為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

婦之道道之又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為損初二上而
為四五者不謂損損四益初為益上五下而為三二不
謂益益在下卦之下民又上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為
民決不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
益之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則其為益民也可知
矣

夬

澤上于天天非澤之所居也勢必潤下君子施禄及下

養賢以為民也若自以為德則賢者不樂為之用矣故居德則忌蓋公而不私天之道也

崔仲鳧曰氣上蒸水下聚皆謂之澤

初二三陽剛而體健初曰孚不勝而往為咎二曰惕號三曰獨行遇雨若濡恐其有餘于剛也四五陽剛而體說四曰牽羊悔亡五曰莧陸夬夬恐其不足于剛也剛柔得中為和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

九三之惕號莫夜聖學也夫莫夜也而惕號則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非僻无自而入矣又何恤乎有戒是故聖
學惟在謹獨
呂仲木曰壯頌過剛也非君子之夬也獨行遇雨若濡
則君子之夬道也其志密矣人雖有慍宻咎哉詩云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
程子曰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勢
不得安猶臀无膚欲行則居柔失壯不能强進故其行
次且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

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悔然以處苯必不能也故聞言不信

姤

夬姤皆一陰五陽夬之極即姤而夬言決姤言遇者夬之陰在上姤之陰在下也初曰繫于金柅二繫之也故二曰包有魚言一陰始生二與之比于其微而制之而初无能為矣五之以杞包瓜杞二也瓜初也曰繫曰包見防之于初而已不必決也四近五而應初視初為民

則不可遠矣遠之則凶三上以過剛而遇初不厲則吝
然初可不遇也以其不黨于陰也故无咎
夬之四與上同體當衆陽決上而四居柔姤之三與初
同體當衆陽遇初而三過剛故皆曰臀无膚其行次且
然夬必決而四不能引其類姤可不遇而三不黨于陰
其得失又有辨
有隕自天即上帝臨汝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是已故
曰志不舍命也九五以中正之君任九二之賢嚴有隕

之儆何陰之不可消乎

蘇東坡曰杞枸檵也木之至庳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也瓜之為物得所附而後止授之以杞則杞能籠而有之九五者姤之主也知初六之勢將至于剥盡而後止故授之以九二

萃

損曰二簋可亨萃曰用大牲吉豐不為侈約不為固與時盈縮而已

咸言感恒言久萃言聚而皆曰利貞不貞則不能感不能久不能聚矣何也以非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萬物之情未有不正者也萬物與天地一也天地以氣合萬物以類聚故六爻或以相應而萃或以无應同類而萃有吉有吝而皆曰无咎初應四孚而不終二應五孚而用禴中與不中之分也初往而无咎二待五之引而後往引而往則其聚也必固故吉而无咎守中不變不以窮達亂其心視初之志亂者異矣

崔仲鳧曰比以一陽得五陰故吉萃以二陽分四陰故悔九四有權失位九五有位失權四匪躬盡瘁斯免專民之咎五仁德永修斯亡未光之悔初亂而後萃三萃而猶吝二五正應五用大牲君道隆故盡物也二用禴祭臣道恭惟致誠也上獨立无援乘上而危憂懼已甚衆所不害當萃之極而知憂其異乎安危利鈍者與

又曰自上招下為引自下附上為援

升

人心自明而之暗是為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自暗而之明是為南征乳氏疏云南明陽之方南征則可以用見大人得遂其升而行其志不然心為欲錮亦蔑所適從矣

升者自下而上也任力則困巽順則可以升矣初允二而大吉二孚五而元咎三入坤而升虛邑以巽而能升也四近五如文王之順事則吉而元咎五應二則貞吉升階升階者其德日進如升階然以順而能升也惟上

六冥升進德則可所謂升而不已必困故象曰消不富也

崔仲凫曰凡卦四剛五柔者四多不美雖豫之四亦涉臣强之疑故升之四發此一義以示臣恭允信也信于人為允自信為孚

困

熊南沙曰處困之道惟剛者能亨陰柔觀其所附而已初三附于坎陷故皆入困上附于説則可動矣陽剛則

无所動心而俟黨與之至故二四皆言來而九五言徐説乃徐之云當困時不可亟求通也

程子曰酒食人所欲以施惠也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二以剛中之德困于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曰朱紱方來又曰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

張子曰九五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為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相反

楊敬仲曰祀尊上曰享祭下曰祭

崔仲鳧曰赤紱所以為行步之飾困于者不能行也

井

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

熊南沙曰初六居下元應象井泥九二元應而下比象谷鮒九三巽入之功已畢故淈然在下之上不得其中

上雖有應而非用事有不食之象我三自謂
呂仲木曰居德而不中正則貴戚有優渥之耗疎遠无
沾濡之益是斜口井也惟中正則四方皆被其澤詩云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蘇東坡曰陽為動為實陰為靜為虛泉者所以為井也
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以寄也靜也虛也故三陽為泉
三陰為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
其閒而不失正故曰甕又曰收者甕之上窮也收非所

以為井而井之權在汝夫苟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獲故勿苟幕則有孚元吉

崔仲訓曰君子之體井也有四德取其常行取其清義取其博施而不窮取其有終而不厭

革

王輔嗣曰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乃孚

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物物不

可妄隨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亦不可以妄改故必
元亨利貞乃得悔亡
崔仲鳧曰下三爻酌時而革上三爻成革而變
熊南沙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三議革
而後孚四有孚而後革淺深之序也
劉長民曰五為革命之主是威武宣而文德著也三革
言三就命令已申四改命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
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

孔氏疏曰九五居中處尊為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文章煥然可觀故曰虎變上六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豹變

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蘇東坡曰易稱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揚子雲曰貍變則豹豹變則虎蔡神節曰蔚者隱然有文之謂茶暗故如此

程子曰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

崔仲鳧曰井之後繼以革者君子修德有常適用有變也不然恒其德貞夫子有凶矣

鼎

子夏曰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崔仲鳧曰鼎取新故初利出否二有實慎其妄從三耳

革待其鬱悔井鼎俱以上出為功井戒勿幕鼎貴有耳
鼎三雉膏可用亨養而四間之大臣行讒于君而賢者
受疑矣五之耳革則三之行塞然上帝之亨聖賢之養
固不可廢也三之食可待矣四近阻三之膏而反應初
之否折足之凶可免乎大臣而信用匪人凶如何也五
耳也以上為鉉以九為金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
也上鉉也以九為鉉以上為玉剛以為質柔以為用臣
之節也君子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故曰金臣

于君惟致其元不忠信而恭不替故曰玉
又曰初之顛去惡也四之折奔美也初虛鼎也四實鼎
也
丘可曰初曰趾四亦曰足以四應初而四之足即初之
趾也上曰鉉五亦曰鉉以五附上而五之鉉即上之鉉
也五曰耳三亦曰耳以三无應乎五而有鼎耳革異之
象
熊南沙曰鼎量極于四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

溢地四則溢而覆矣初未實鼎則顛趾利出否四已實鼎故折足為凶語其位也信如何以其應初非所信而信也

震

陽動于下而止于上動貴于初故震之四不如初而上有畏隣之戒止難于終故艮之三不如上而初有永貞之戒

驚遠而懼遠謂所驚在遠而懼于邇未至而思備非迫

既至而後圖之也即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意
處震之道豪辭盡矣六爻皆震而吉凶異者初為震主
所謂能恐懼修省者也能无喪匕鬯者也二之勿逐自
得五之无喪有事以中也三四不中不正而四又陷于
重陰之中故四曰震遂泥
程子曰逐即物也以已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卦位
有六七乃更始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
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十萬曰億億大也于五之象詞見之九陵高明之地也呂仲木曰君子致懼必去其私欲去欲斯登于高明李卓吾曰二因來厲而遂喪其所寶是喪其所本无也故後乃自得之也此一震之力也五雖往來皆厲而反大无喪其所有事者則以吾之所固有非震厲之所能得亦非震厲之所能喪此則震之所不能震也嗚呼至矣然苟非往來危厲之中而行當往來之震則又何以驗吾學力之淺深而信吾之不可動一至此耶

艮

身北曰背又堂北曰背背人之所不見也艮其背止其所不見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艮其背也故能无我无人時止時行因事應事而我无與焉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非一于止而不應之謂也與字作去聲讀

王輔嗣曰隨謂趾也疏云雕動則足隨之故謂趾為隨拯舉也趾所以行艮其雕則其趾不拯是足欲行而強

制之則其心不快故象曰未退聽也謂退聽于初也咸艮以人身取象四為心位心者身之主心止則身自止矣六四之艮其身艮其背也故无咎不然艮雖艮限强制乎外欲以不動而反以累其心欲其止也得乎初為艮始艮其趾止其動也世未有好動不止者而能止其所止也故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上為艮終敦艮者艮背之極也即永貞之謂也

心之官則思思者神明之運位則神明之舍也思出其

位是曰放心君子思不出其位止其所也即艮其背意
王龍溪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
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
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
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著于元思即
為沈空著于有思即為逐物无思而无不通千聖之絶
學也先儒謂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之類專以應迹言未明思之本旨也然不出位之

思即不願外之意心與迹亦非判為兩事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唯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為之輸是以无用為用也

楊敬仲曰人精神盡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面不在乎後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唯此為

艮唯此為止其所止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
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本无所本无止今曰
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
李卓吾曰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大事也凡為學者
學問日博則聞見日廣則道理日積道理日
積則寶惜日深日蔽日錮雖有豪傑不能自
解脫矣此正所謂利欲深坑殺人陷阱雖聖人與居亦
末如之何者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艮以背為

所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為背无所止而自止者此至善之止也此于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絲毫未淨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以上分為五爻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艮趾者步亦步之學也艮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其可望者也艮限者止于動地而强欲其不動告子强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艮其身飭躬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其所難以言艮矣不艮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艮終焉然則言

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可以照鑒可以扣擊可以平均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于喪身失命億喪貝億无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遽止也

漸

楊敬仲曰止者寂然不動異者隨時順理止非强止道心无體本无可動變化進退異動无窮雖動猶不動也

來知德曰君子擇居處于賢德善俗之地則耳擩目染

以漸而善即孟子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之意

王荊石曰漸六爻以鴻之漸羽取象仕進而初之干三之陸四之木五之陵大抵皆兩立貞悔之爻當喜而懼者其間獨盤之衍衍見為元懼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始歸之升遠不亂而吉來知德曰初六曰小子者艮為少男厲危厲也以在我而言言謗言也以在人而言王輔嗣曰九三進而之六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夫征不復樂于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

不育也三本艮體而弃乎睽與四相得遂乃不反至
使婦孕不育凶之道也異體合好順而相保物莫能間
故利禦寇
李秀巖曰四非婚乃寇也
俞氏曰五與二應乃夫婦之匹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
婦之邪匹故凶
孔氏疏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
歸妹

程子曰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説歸妹動于説皆以説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于是矣

胡雙湖曰象辭唯臨與井言凶吝與剥言不利歸妹既曰征凶又曰无攸利何也以説而動非情之正恣情徇欲何所不至故六十四卦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然隨亦動而説而曰元亨利貞何也易以内卦為貞隨貞

震此動而彼說歸妹貞兌女說而男動故不同也
橫渠曰泰之九三進而在四六四降而在三故曰天地之大義也然泰道將終征將為否故曰凶
崔仲皃曰歸妹下三爻二妹上三爻五歸妹者也四愆期而待上過時而背丘可須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攸利
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攸利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

常道也故象于初曰以恒于
楊敬仲曰初九位在下有婦象婦則不可專行跋能履
者難行象如此而往則得婦之道故征吉以恒者當以
久于婦為心不可有他念也
熊過曰歸妹震長兄出而用事將嫁在內兌之少女也
天官書云須女四星賤妾之稱也故于夏孟宗皆作婦
媵之妾
吳幼清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時以未

成夫婦而名卦也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
夫婦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也

豐

崔仲鳧曰保豐之道曰宜日中故部也沛也蔽明者皆
忌孚也章也配者夷者明之助也皆吉
蘇東坡曰部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闇之甚也沛旆也
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
六五虛中用賢為豐之主所謂日中以照天下者也

豐尚光大而二四居陰故曰見斗三居陽而曰見沫者以應上六之陰也上六豐屋自藏而三應之故終不可用然非三之咎也初之遇配四之遇夷二之有孚發若皆六五之所謂章也故曰往有尚曰吉

二四之見斗三之見沫非其質之不明也以所處之闇也故能有孚發若遇其夷主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則闇甚矣當日中之時可出而不出故曰自藏若陽剛則能適出處之宜矣

王輔嗣曰豐明以動之卦也尚于光顯宣揚發暢者也故爻皆以居陽位又不應陰為美其統在于惡闇而已矣小闇謂之沛大闇謂之韋甚則明盡未盡則明昧明盡則斗星見明微故見沫元明則元與乎世見沫則不可以大事折其右肱雖左肱在豈足用乎日中之戚而見沫豈足任乎

旅

來知德曰明刑以罪之輕重言慎刑以罪之出入言不

留者既決斷于明慎之後當罪者即罪之當宥者即宥之不留滯淹禁也明火象慎山象不留旅象

用剛非處旅之道也故五得譽命二得童僕三上以過剛而失四以剛用柔愈于九三之焚次矣而身猶在旅雖得資斧將安用之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德動中時宜有射雉一矢亡之象程子云動无不善如射雉亡矢發无不中也故能播德譽而受命君受天命臣受君命皆是也

王龍溪曰凡客于外者之為旅天竺有天子之旅天
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乾侯是也大
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
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

巽

程子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
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
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項氏玩辭曰重巽以申命是以小亨事必待申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以利有攸往無二五言柔皆順乎剛是以利見大人無初四言朱子發曰重巽以申命者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

巽惟九五為吉者五以剛得位而六四以順入之才下承之君臣相得剛柔相濟何功之不成乎蓋行權布令有以剛正物之義焉故他爻皆有過巽之嫌而卦詞亦

曰小亨

俞氏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既亂而復治則又如其初故于蠱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始焉不善既更而後善故于巽之庚曰先初有終

兌

咸感也而无心无心之感其感也真兌說也而无言无言之說其說也至

王輔嗣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

習鳥數飛也朱子云習謂熟之于已講而不習徒滕口說其于身心也奚益

張子云初九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

程子曰九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故曰吉悔亡

三上皆陰質以說為事者也六三下比以為說上六之引兌引三也劉牧曰兌體趨下是也上之引三意在同惡相濟以利君子故象曰未光猶云其心不可知也

渙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二四言王假有廟以五言王者欲聚天下之渙必先自聚其心在中則鬼神可通而況于人乎利涉大川者君臣同心以拯渙是乘木以涉川故曰有功不然難免馮河之溺矣

九二以剛在險中與初同力雖可以濟渙而未大六四九五為渙之主君臣同心何渙之不可濟乎上九居異之極處險之外逖出遠害而六三獨與之應僅能出險不足以拯天下之渙亦其才不足也

古註渙其血為讀去逖出為讀逖遠也熊南沙曰凡在險中者貴乎出險在險外者戒乎入險三上之別也

節

中正以通通則不苦所謂緣人情以制禮天下萬世共

由之如天地節而四時成九五之甘節是已

丘可曰節六爻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

來知德曰諸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之節以節人者

張橫渠曰王弼于此元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心則亦无咎

呂仲木曰甘言中也數度德行自是而劑定矣安言順也承五而奉行之也

來知德曰易以福禍配道義而道義重于福禍故大過上六曰无咎而此曰悔亡見理之得失重于事之吉凶也

崔仲鳧曰節者有分限而不可踰之名在學則約情寡欲以養德在政則作制明禁以齊民然協諸義合于中可常不厭履禮也而用兌節約也而貴甘此聖人之中萬世由之也與

中孚

朱子曰伊川云中虛信之質一念之間中
元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
楊誠齋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
生若元惡大奸不在是典故四凶元議法以正卯元緩
理

熊南沙曰鶴澤鳥二陰位乎與爾指三三之和與靡以
與二同兌體也六三之得四也與艮敵應之敵同

三陰不中正下比于二而上比于四故不能自主如此
四捨三比五有二馬而亡其一故象以為絶類上類謂
三上者五也三四本陰類六三自以為得匹敵六四守
而不與三比是絶其類于上也五之有孚孚四也中孚
之主當使萬邦作孚而專取六四四能絶類蓋正人也
故五得元咎上六窮上失位信而不由中有翰音登天
之象故貞凶九二在陰而孚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
蓋相反也橫渠曰上處中孚之極不又將變為小過故

小過之初曰飛鳥以凶
卦惟二近陰而相比故三謂四為敵四謂三為匹為類
三得敵而不能自主四能亡匹以從上者正與不正之
分且三說而四巽也程朱二先生以上為敵以初為匹
陰陽相求而相應非其義矣
王應麟曰月幾望者在大畜之上以抗陽故凶在歸妹
之五以應陽故吉在中孚之四以從陽故无咎

小過

崔仲鳧曰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謂四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謂二陽

王輔嗣曰過而得之謂之遇祖始謂初妣者居內履中而正謂二六過初而履二位故曰過祖遇妣

熊南沙曰艮震皆一君二民之卦二居中得正以承九三三者艮主二之君也

又曰卦名小過謂小者過大者不過故九三四皆曰弗過

崔仲鳧曰二五中也聖人教以處過之宜三為二陰之主故凶四居二陰之下故元咎九四而曰弗過遇之者君子待小人之恭上六而曰弗過遇之者小人凌君子之橫

防之者防下之二陰也往者往而從上之二陰也俞氏曰此爻皆以兩字為句

六二之過過初也上六之過過四也陰可過陽不可過也故二曰元咎上曰凶九三九四之弗過所謂不宜上

也陰過之世君子居下猶可以自全過之則小人必百方害之矣故三曰防之四曰遇之示之以處陰之道也穴陰之所居也陰盛陽微而不能成雨能弋取之則陰過之禍消矣曰弋取見小人之道盛而取之不可以驟也東漢之謀誅閹豎非弋取之道矣

既濟

王輔嗣曰既濟者以皆濟為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為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

曳輪進也孔氏疏云言其勞也既濟之初九未濟之九二皆曰曳其輪其才足以進也特所處之位不同耳故既濟之初雖至于濡尾而无咎若未濟之初六不度才而妄進鮮不溺矣故曰吝

楊敬仲曰繻子夏作繻即襦字內則言孺子之禮衣不帛襦袴說文云襦短衣也袽衣破敗如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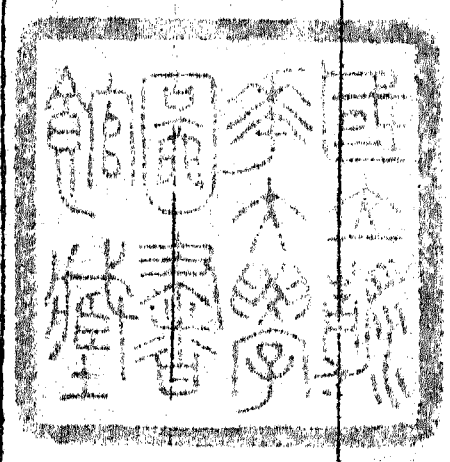
崔仲鳧曰六四盛極而衰美繻為敝袽其曰有者言其必然終日戒則盛可保矣

來知德曰殺牛不如禴祭者言當既濟之終不當侈盛當損約也楊敬仲云西隣之時守以損約故終受福卦初言尾上言首邀之初亦曰邀尾猶言首足也濡尾猶可以濟濡首則不可以濟矣未濟之飲酒濡首猶云沈湎也程朱二先生以未濟卦詞而于兩卦之爻詞通以狐解之至于飲酒濡首之語則不可通矣

未濟

崔仲鳧曰未濟者蓋有待也戒于征而蓄全力可以涉

險呂仲木云未濟雖征凶也而有涉川之勇斯免矣
李卓吾曰一伐鬼方也在既濟則宜勿用而防三年之
憊在未濟則宜震用而幸三年之賞既濟戒生事未濟
喜有功也
呂仲木曰光在身者也暉在政者也故致恭以下賢王
公之光也得賢以成治雍熙之暉也故光者貞之實暉
者光之茂
來知德曰文明即君子之光中虛即有孚

崔仲氏曰暉者日中之氣

周易劄記卷二